

徐旭生先生著

教育罪言

中孚署

徐炳昶 旭生著

教 育 罪 言

北平著者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出版

徐炳昶：教育罪言

定價二角五分



版權
所有

著者 徐炳昶 旭生

編校者 大中 中學

發行者 著者 書店

發行所 著者 書店

總店：北平宣武門外後河沿西頭路南二十號

支店：河南開封財政廳街路南八十三號

旭生先生以杜牧之罪言例而言教育散載獨立評論檢讀弗便茲承其寄示原稿輯爲此冊用備同志深切研討實地放驗冀爲根本救濟國難之一助嗣有所得當卽續刊 校者識

著者書店書目

總發行所：北平宣武門外後河沿西頭路南二十號
開封支店：開封財政廳街八十三號

陽 廉：林肯傳

鄭若谷：大學教育新論

鄭若谷：大學教育的理想

夏宇衆：霧淨集

紀 眉：英日美對華經濟侵略實況

李宜琛：民法要論總則

張則之：投考高中大學英文試題指南

徐侍峯：兒童心理

徐侍峯：青年心理

韓道之：政治地理

余蘭園：實用化學

孫星垣：化學實驗

劉孟真：化學實驗

六角

六角

六角

二角

三角

八角

一元五角

六角

九角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王鈞衡：自然地理

八角

魏春芝：生理衛生

四角五分

劉孟真：初中化學

一元

張仲琳：西洋近世史

一元八角

劉秉哲：初中算術

一元

崔夢禹：初中英文拾級

一元八角

盧于道：神經解剖學

四元

彭基相：法國十八世紀思想史

六角五分

稽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

五角五分

徐旭生：西遊日記

三元

經利彬：生物學筆記

六角

王華隆：熱河榆關平津全圖

三角

王華隆：東三省鐵路全圖

四角

王怡柯：農村自衛研究

一元

王怡柯：鄉村教師救國論

一角

馮梯霞：華北農村生產研究

八角

李柳溪：農村實際調查經驗談

二角五分

梁式堂：鑿泉淺說

一角

李子堂：鑿井淺說

三角

徐金源：川邊西記

四角

汪震：伐木

三角

祁森煥：社會事業大綱

四角

步起：田徑運動

一元八角

吳蘊瑞：田徑運動

一元八角

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第一冊

八角

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第二冊

八角

趙質宸：鄉村教育概論

一元

高滔：近代歐洲文藝思潮史綱

一元二角

許心武：房屋合作運動

五角

祝枕江：醫師懺悔錄

九角

柳翼謀：河南大學講演集

五角

賀 凱：中國文學史綱要

一元五角

黎錦熙：比較文法

八角

宋文炳：本國地理

印刷中

霍本置

王鳳崗：中國教育改革與日本（英文）

印刷中

北京大學哲學會：哲學論叢

印刷中

北平體育改進社：體育季刊

每期三角

簡貫三：袖珍社會科學辭典

六角五分

張長弓：中國僧伽之詩生活

六角

段凌辰：中國文學概論

一元二角

教育罪言（一）

徐炳昶 旭生

看一國的現狀，須要看牠的政治或經濟情形如何，看一國的將來，須要看牠的教育狀況如何，大抵是一件顛撲不破的道理吧。我國現在的政治紊亂，經濟窘急，糟糕到十二萬分，已經成了人人不容否認的真實，可是「否極轉泰」，不過是玄學上模糊不清楚，並且靠不住的觀念。牠的將來如何，實在是一個無人能知的大謎。要着現在教育的實在狀況，却令人不寒而慄！考民國二十年來，教育的情形可分為三期：民國初年，承清末之頹習，教育界中無研究之空氣，學生照例上課，照例畢業，唯唯否否，無所短長，不足語于學術，就想恭維牠，頂多也不過說此時期中風潮較少，學生的普通水平線雖低，而能達到此水平線者尚屬不少而已。是為第一期。自民五蔡子民先生到了北大以後，提倡研究，教育界之視聽為之一變，至民八五四運動以後，而達于最高潮。新文化的呼聲偏于全國。大多數的青年均興高彩烈。以為光明世界即在眼前，大家對於他們也有無限

的希望。雖說此期內的懶惰學生，成績頗有在第一期懶惰學生下者，然大體講起，可以說這個時期是教育界有自信力的時期。是爲第二期。近數年來，雖說教育界的風潮並不比前一期多，教育界的經費情形還比前一期較好，而大家對於教育界的信仰却已完全消失。教育破產之呼聲日有所聞，尤其是在去年國難以後。在這個艱危的時候，大家對於教育界希望頗奢，而教育界自身的弱點，却是窮情盡相地暴露。不惟民衆對於教育界懷極深的不滿意，就是教育界的自身，也何嘗不自慙形穢？當學生大爺們同教職員先生或黨國的大人先生爭權利的時候，也未嘗不能抬出幾個大帽子同他們辯論，可是當他們回到齋舍，羣居放言的時候，他們也一定自己知道他們所說，毫無誠意，一文不值。自信力消失，是爲第三期。感覺到自己的空虛無能，也可能的成爲一種好現象，但是像這樣消極絕望的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已足以演成自殺而有餘。教育破產，將來無望，我們中華民族一定要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然則詳細審察教育之是否卽如此糟糕，其糟糕的情形若何，程度若何，糟糕的原因何在，再進一步看用什麼法子可以糾正牠，恐怕是現

在一個頂重要問題了。談到這樣實在的問題，說話不免要有些得罪人的地方，並且有時候不得不將我們自己的罪惡暴露出來，讓大家看。可是國難如此緊急，如果大家還是互相欺蔽，互相蒙混，那就不如乾乾脆脆地承認作亡國奴，還可以少些糾葛羅藤；如果脈管裏面還有若干的血液，還不甘心作仇敵的奴隸，那我們就需要赤裸裸地把我們的罪惡表暴出來，披露出來，使大家全明明白白地曉得，然後可以找挽救的方案。

在談一切以前，有一件淺陋錯誤的意見，却是一件頗普遍的意見，必須完全去掉，才可以看出教育自身的真相，這個意見，就是：通常一談到教育腐敗的時候，總有不少的人說：這是由於教育經費的短少和困難。還有人說：這是由于教職員薪水的輕微。實在教育經費的不確定是教育辦不好的一個原因，却不是一個頂重要的原因。至于教育經費，如專就北平及其他大城來講，並不能算少。教職員的薪水實在過於豐厚了！我們先講教育經費問題：專就北平一城來講，由部發的院校經費，每月三十六萬元，除了北洋工學院的兩萬餘元以外，全屬於北平一城的高等教育經費。一年總計就有四百餘萬。以

外清華大學每年經費，也在百萬以上。然則單單北平的高等教育經費，國家每年即須用去五百餘萬。拿五百多萬的高等教育經費，却不能辦出一個像樣的大學，這豈不是咄咄怪事！我聽說東京帝國大學在不多年以前，每年的經費還只有百餘萬，可是人家所辦大學的成績是什麼樣子！我們北平各大學的成績是什麼樣子！如果「由今之道，勿變今之俗」，學校的經費盡于教職員薪水——實在教職員薪水總額超過預算總額者，在國立各大學中，也不是不常見的事！——學生的精力盡于講堂聽講，那就再添一兩千萬元

，我敢斷言，想得到什麼發明與發現。仍是沒有大用處的。國聯教育調查團中有一位 Mr. 先生係波蘭從前的教育總長。他因為中國的教育改進，同波蘭有很多相仿的地方，所以特別注意。據他的估計，北平的小學教育經費，想全辦義務教育，已足敷用。他指摘我們的小學教室，用半天，閒半天，為什麼不能盡量利用？又指摘我們小學校長的不担任教課為世界各國之所無有，均關緊要，從以上各條所說，已足見我國教育款項的浪費。在我國這樣民窮財困的時候而教育界猶這樣的不經濟，真令人無限痛心。至於說

教職員薪水太低，不曉得他們所據的是什麼標準。當我歐戰前在法國的時候，法國大學教授的薪金，每年不過一萬六千餘佛郎，約合我國幣五六百元。其副教授半之。各副教授亦均著作等身，不過年限未到，尚未得教授的名義而已。拿北平普通的教授來講——除了極少數外——也不過可以當他們的學生，絕不能同他們度長量短也。並且他們以授課及著作爲他們的專門職業，不能同北平在別界據有職業而來教育界「玩票」之講師們所可比。在各大城大約只有一個大學，兼課的問題更無從法生；可是法國的生活程度比中國高。歐戰以後，生活程度大增，自然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就全體講起，北平大多數的教授，學問比法國的副教授差的多，而待遇則比他們優厚。這樣還吵著薪水低微，爲什麼不把自己的學問同人家也稍比較一下子呢！再進一步說，教育爲社會中的一種事業，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尤其是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是一件顛撲不破的道理。歐美各國，雖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可是他們大學教授的年俸比一個工頭一個優良農人的每年所得不能相差多少。加到一倍或兩倍，也就算頂多了。至于蘇俄，近幾年勞心界得

與勞力界享同等的待遇，已經引爲非常幸事的，更不必說。在我們中國，則最優良的工人農人，每年所得，也不過三五百元；一個大學教授的每年所得，則十倍十數倍而未有已！這樣的現象不說是病態不能。我敢斷言：設想有些人也能作工作農，也能在大學裏面教書，全國大學教員薪俸，一律減半或減三分之二那個時候，大家一定還是爭著在大學教書，不願意作工作農！由這以上所說，可見教育經費的不穩定與退休金等類制度之未制定實行，可以爲教育腐敗的原因，至于教育經費，現在雖不能說太充裕，却還不能說太短少；教職員薪額已經過優，絕無輕微的毛病。這樣的意見，一定有不少的人來罵我，可是事實如此，我也無法作另外的說法。

現在且將學生的受課情形及成績，學校的管理，功課的編制，學校經費的支配，各種情形，撮要一說。

想問學生成績的優良與否，必須先看他們受課的情形如何，是一件一定不可易的道理。終日上課的學生成績果然還未見得優良，可是終日不上課的學生却一定無從優良起

。我們來看現在學生的上課情形是什麼樣子。遠者不論，姑專就北平說。我有一個朋友，他從前在保定育德中學教過學，今年春天他在平西溫泉遇著他的一個舊學生。他這個學生現在北平一個頂有名的私立大學肄業，是一個東北軍閥的子弟。他同他說：你今年要在某學院畢業了，但是我覺得你在這四年裏面，並沒有上到一個月課呀。他的令高足，想了半晌，回答說：到學校倒不止一個月，瞧瞧朋友呢嗎呢，上課却的確不到一個月。某學院如此，其他私立各大學可知。至于國立各大學，不錯，辦理是比私立各學校較好一點。平心講起，國立大學考取學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大私弊，所以牠裏面的學生比私立各學校學生的程度整齊的多。牠所較好的不過如此。北平有一句話說：國立學校，只要考進去，隨便住四年，就準可以畢業。這句話雖少有點過分，可是離事實相差並不很遠；我從前初辦師範大學的時候，師範大學學生上課的平均數，總不能到百分之四十。及至我緊辦了幾個月後，上課的平均率也不過到百分之七十。學校雖有曠課三分之一就要休學的規定，可是每年一批一批地畢業升級，並沒聽說有什麼休學的。我在那裏辦了大

半年，說是管理較嚴，其實我們所能辦到者，不過此學期中絕對沒有來的學生讓他們休學而已。這已經成了這幾年裏面的破天荒，已經怨聲載道。師範大學也並不比其他的大學壞。一校如此，他校可知。所以專就北平一地而言，每年公私立大學畢業學生不下數千人，而能把自己所學的功課，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總數中不能過百分之十。——這個比例，我開頭總還覺太小一點，以後問很多在教育界有經驗的人，他們全說：這個比例，止有過大的，沒有過小的。可是大學畢業生的使命，是否止要把功課弄明白，就算完成了呢？大學是教職員同學生研究高深學術的地方，高深學術增高的重大責任全落在他們的肩膀上面。這幾年畢業生裏面，能認清高深學術是什麼，並且對於牠有特別興趣的，不能過百分之二。可是對於高深學術的興趣，是研究學問的一種要而不足的條件。研究學問，不但需要具濃厚的興趣，並需要有特別的能力。在這每年數千的畢業生中間。不惟對於高深學術有興趣，並且具有能力者，不曉得有十個八個沒有。大學教育的成績大約如是。再看他們畢業後的服務情形。這三五個具有興趣又具有能力的人

，爲國家社會的鴻寶，但是學校經費已盡於教職員薪水，圖書儀器異常缺少，雖想繼續研究，而機會大非易得，對於社會無大影響，暫置勿論。如果這百分之十的把功課弄明白的學生能安心地在教育界服務，也總還算差強人意。可是那百分之九十的功課，還沒弄清楚，却也在大學畢業的人，往那裏安插他們呢？他們覺得你們是大學畢業我們也是大學畢業。你們每月能掙到一百或二百元的生活費，我們爲什麼不應該有同樣的收入？並且這百分之九十的先生們，雖然不能說個個活動能力很大，可是活動能力大的也頗不少。至于那百分之十的書呆子們，精力盡于伏案，活動能力大的並不很多，歸結，這百分之九十的人們，一部分大舉地向教育界進攻。他們不得意的時候，興風作浪，使這一班功課還清楚的人不得安心服務，得意的時候，他們自己又毫無辦法。每次教育界的風潮，內容情形大約如是。另外一部分跑到政界裏面，軍界裏面，爲政客軍閥作護片。他們有飯吃，什麼事情全不能作。如果飯碗感覺到有危險，就要興雲作霧，什麼事情全可以作出來。這幾年來各省的什麼獨立運動，分離運動，大部分全是念書人飯碗問題的作